

二千啟行是矣但此二千也盡聽土舍押行  
乎抑復加千把總一二員也加千把總土兵  
必不從聽舍把目爲管押又恐逗遛不進計  
永順一萬五千非分六七起不能行而彭元  
錦一人之身耳將從先一起行乎抑從後一  
起行乎抑元錦與漢將一員分先後行乎職  
以爲元錦必不能先行卽與漢將分先後亦  
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彼漢將者縱諳紀律  
善駕馭能佐元錦所不逮要湏如填箠共奏

其和相宜乃可望之同心共濟然安知元錦  
之能降心以相從否也此應議二也咨文有  
曰土兵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夫厚犒與安  
家何異哉前時三千之調每兵已給安家銀  
三兩然不盡到兵手今不能復減惟於三兩  
中挑選後卽與二兩留一兩至襄陽方給若  
行糧則每日四分計程不過六十日仍寬之  
以八十日其銀在前途每五日一發另委賢  
能府官二員指揮二員分領而分給之當令



釐毫盡克兵腹免藉口無糧及至北直隸地  
方則兵部與總督俱宜照管矣職亦不敢以  
別處銀兩累兵部難總督職當別爲劑量預  
解五千兩到保定巡撫衙門又解五千兩到  
薊遼總督衙門俟各兵入境計其行期未滿  
八十日則不行請給旣滿八十日乃計日量  
給然必經職所委府官具呈而後與度不致  
冒支餘者亦可克備實則自楚至遼當無不  
足餉之地惟隨處曉諭地方發賣糧草如常

卽遠來之兵更有攸賴則又該境督撫責也  
此應議三也凡此皆部咨所已及而未詳尤  
有未及者則二萬調何容易也永順保靖雖  
親實讎於勢不容並調雖遣行當有次第然  
前者稍滯卽後者踵至矣萬一相值間舊忿  
乍發互相屠戮之慘豈所忍言卽至遼陽共  
處矛戈之間其可慮又豈少哉况二司皆逼  
苗穴楚黔兼制之區歲藉其防苗之力亦不  
少假令二萬竟調內地得無空虛苗且生心



禍將不測是遼未必得楚兵之力而楚已先受援遼之禍矣且湖北平清等衛二年之間軍民歿於饑疫者已半豈容沿邊一帶立見空虛職再四謀之司道咸謂二萬決難取盈莫若止調一萬於永順保靖二司酌足其額或止調永順一司尤見事權歸一職閱邸報戶部主事楊嗣昌與經臣熊廷弼已慮及此矣至合用錢糧宜照部文取給於新派地畝銀兩但此銀解過已逾二十萬餘尚未完已

一面緊催乞

陛下察職不得已之言下部覆議上請

嚴勅彭元錦著緊挑選身親督押事寧之日破格陞賞仍乞俯允職議酌調一萬以圖實用卽于援遼未嘗無補而地方亦無遺慮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事需餉方殷廟謨措餉難緩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竊惟奴酋今日真欲爲阿骨打所爲非安史元昊比此人人而知也縱值沍寒暫韜烈



焰霎時春煖便卽飛颺况遼城借水爲防或  
可幾幸無事若金復四衛之糧道廣寧一帶  
之旁岐虎眈眈臣以爲憂方大耳聞奴甚  
饒于貲雖其地不產五谷所虜去漢人僅月  
予粟一斗然久練精兵數萬則厚糈以餽之  
其倔强不可當也奴爲計甚狡旣慮彼中人  
逃入吾關以泄其謀又慮漢人潛入彼中以  
行偵諜凡居彼地者止所習用奸細十餘輩  
髭髮尚存而其餘毋論夷漢盡削髭髮以爲  
別識庶彼得伺我我不得伺彼其譎詭不可  
問也奴旣陷北關執宰賽嚇朝鮮想諸酋俱  
有戒心卽我有用夷攻夷之謀而犬羊叵測  
恐諸酋類然陰間之而借以疑沮奴則可明  
強之而仗以討滅奴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  
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而令其日驕日挾則  
不可薄嘗之而借爲犄角之着則可厚望之  
而靠爲第一件之筭則不可張弛搵縱自出  
于經臣撫臣之意而朝廷不問則可若諸臣



不特訟言而

廟謨專無制決則不可蓋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若少泄而奴之防我者乃出我防奴之上其變幻不可知也總之文武內外不得慮忘綱戶習紐怡堂而要以選將徵兵總需饒裕既經遍借又復窮搜加派已竭脂膏大傷更艱飛輓則將何道而可乎臣愚不勝抱慮謹以一二得之愚勒爲五款惟

皇上試垂聽焉天下有司贖緩春夏積銀秋冬積穀並填月報用備洊饑功令相延故非一日但欲傾庾倒廩而出非甚大稜莫之敢動蓋出陳易新雖應歲歲皆然無柰還補之時窮編星散率係里甲包攬上納徃徃完少逋多以致查盤則不及格考滿則不及格而累乃官受之矣有司之寧聽朽蠹而不輕以予民者病實坐此故臣嘗謂有司非甚不肖而其倉儲自多陳陳相因者唯是朽蠹爲深可惜耳合無行檄郡國令所司斟酌歲之登耗民



之饒贏其歲登而民饒者或將倉穀槩給富民變價入官盡充遼餉俟明秋穀賤時以春夏所積之銀糴補入倉其歲耗而民贏者或將倉穀一半留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仍爲酌濟饑民之用一半變價充餉蓋與其久貯而多蠹惠不及民孰若以無用爲有用而利且及國之爲愈乎此一議也漢之卜式特著高風乃若王肅納縑聲蜚東海杜援入穀贍落西羌多少捐貲從來已然矣方今建議者動稱勛戚應効輸將臣謂侯伯之家無多長物唯是戚畹中擇其一二著姓自非當事坐名敦勸則首倡大義者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如園開海甸樂縱游觀若稍以窮奢極欲之餘割而爲仗義急公之舉其爲利濟亦已弘多至于尼父遺裔世延衍聖受累朝封爵享萬禩榮華曲阜家資東魯罕儷止生一子奄忽去世自合從公立賢以祀瞽宗以續世系聞衍聖且耄矣噉噬暮景需用幾何而所立



嗣之人得襲簪纓已爲望外諸如貨鏹半餉  
遼軍政立嗣之心所甘者且以見衍聖之陳  
誼甚高與尼父尊中國攘夷狄之遺思默默  
印合而尼父在天之靈欣喜慰藉享祀無咎  
不言可知此一臣者與戚畹諸臣當事若肯  
多方諭以大義令歡然樂就各自疏聞以見  
原本由衷非從人強然後具題弘獎豎坊以  
永終譽二臣而外聞風慕義何處不勉焉此  
二議也洪武五年給僧道度牒令僧錄道錄  
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爲  
對冊其父兄藉貫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  
僞冒二十四年令清理僧道二教凡各府州  
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  
聽雜處于外三十五年令寺觀有名額者不  
必歸併新創者歸併如舊永樂元年令三年  
一給度牒十五年禁僧道私建菴院

祖宗之拳拳禁令無非爲防奸僞耳今奴酋奸細  
所在而然僧道中保無此輩况度牒之頒原



每紙納銀若干足充公用今中外僧道或倡  
無爲白蓮靈寶火居諸教簧鼓流俗卽有戒  
律者又不領牒而私自披剃非制也合除茅  
菴草院之湫溢淄衣黃冠之貧窶者照常無  
擾外其餘院大人衆無牒者令之補牒有牒  
者令之更牒照徃時銀數補者全納更者半  
納至京師多富厚而外省多艱難又在酌可  
而不必額拘想故事清理二教原屬儀曹今  
旣爲餉計須戶曹儀曹會同行查作速徵解  
則旣可防奸而于遼餉未必無涓滴之助此  
三議也自督餉李長庚以留稅請而

皇上慨然舉朝手額顧所留特今年新稅而止臣  
謂遼之結局旣無期日大工且停曷若以後  
年分權聽扣留不解水衡而解戶曹至直遼  
平工興之日仍如舊解至若徃歲之已解未  
解則亦有應查者夫權稅解監解部各居半  
焉解監者貂監爲政吸髓吮膏進供什一私  
侵什九毋論矣若解部者有司爲政通商裕



國兩利俱存但恐地方所獨急在司農惟正之供而所稍緩在權酷額外之入二十年來遠邇新故之間得無有上手徵銀已經竣役下手解銀偶屬愆期者耶如是則未解之銀不無貯庫流聞江閩二省遠年欠解尚多未知的否又有額編之數目原徵而取道之行商偶熾或已解之外另有扣存如蕪湖一關自三十四年起歷收貯稅銀除陸續解部買銅買木賑荒外尚剩銀三萬餘兩春間戶部

移檄應天正行查解卽一處而他處可知總之已解未解在外則有司逐年簿藉撫按得而問之在內則繕司逐年文冊部堂得而問之目今計臣以戶攝工則戶工合一親切易查較之隔靴搔癢者自別一加意而于遼餉未必無補此四議也留都鑄錢該通政姚思仁疏請通行若臣向所云留都鑄而京師用爲利更大臣疏與思仁疏互相發明兩無防礙乃臣疏已經部覆尚阻



俞綸則何不亟賜檢查蚤爲沛發至于銅鉛產自滇黔巴蜀而運之至南者乃以奸商要截蕪湖去處合下思仁疏嚴行禁杜而又有留都丁字庫貯銅一十五萬觔頃該庫瑄役黃廷臣何萬壽輩投揭工垣意欲題請將前銅解運到京夫臣之欲南鑄北用者正爲從南運銅不便而就南鼓鑄爲便該庫銅恰好堪充鼓鑄而庫瑄乃爲內供之請何爲者也又有甲寅歲倭船漂失該閩省道臣韓仲雍委同知萬廷謙等領兵往圖之得獲舟中所載貨物率多耗散內有絕精銅可數萬觔尚貯藩司延今六年充該省鼓鑄者半存留者半合無撥行該省運赴留都同前丁字庫銅共收一處以備差官南鑄之用亦部臣當蚤爲計者此五議也抑臣猶有說焉餉無所出則措處爲要餉有所出則清理爲要蓋舊日之額編與邇年之新派皆有定數尚易清稽乃若內無成案可憑外無原文可覈止從臆見設



法搜尋如臣往疏不曾以借學入監請乎不  
曾以扣留工食請乎不曾以南後湖大造贖  
請乎不曾以鈔關餘銀請乎不曾做山西採  
荒例以劄副勸輸請乎諸如此類俱蒙部覆  
報可施行然皆事出剗爲數非額定徵輸之  
多寡任意解運之遲迅無期酌量督催亦計  
臣之不可緩者他如解官解役因緣爲奸有  
採低雜假之弊有剪邊去珠之弊移文戒飭  
足徹官邪而獨其甚者通天徹地入鬼出神  
或地方領解二批而到京止投其一或中途  
假印倒批而銀鞘全不來京至有糾合猾胥  
留硃去墨批冊投時改多爲少掣批回日改  
少爲多洗補無痕踪跡全泯雖善摘伏如神  
者莫將而問焉乞

勅戶部行文省直自今而後每歲終藩司將一年  
所解各項款目開列總撒併領解職員姓名  
月日造冊四本一投部堂部司一投庫一投  
銀差以便查對庶宵小無所肆奸軍需不至



暗耗矣若乃遼左清查則部疏甚詳已經奉  
旨專責閱臣無容復贅臣因論措餉而及清餉若  
此仰祈下部具覆施行疏頻發接得熊廷弼  
書揭大約爲向計曹請討牛車各費銀兩而  
稱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用  
馬匹一日之用且言非部郎親到遼中不知  
遼急而中間責望計臣備極緊切伏乞

天語叮嚀速諭計臣多方措辦若計臣當此緊急  
猶復悠悠不爲之所竊恐無銀兩必不能置  
車牛無車牛必不能運糧草無糧草必不能  
養兵馬無兵馬必不能捄遼患異時縱引臨  
敵缺乏之律以責計臣終何益于勝敗之數  
乎計臣當有以處此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左急缺糧草轉運  
難緩須臾乞

勅邊臣多方督運以濟急需并

勅部院從長酌議以足經費事切惟士馬雲屯不  
能枵腹而戰儲蓄山積不能無脛而趨昔蕭



何轉漕運于關中寇恂調糶糧于河內當其  
時遠征未嘗乏絕則皆先事而圖故不至臨  
事而悞耳頃見經畧熊廷弼移戶部等衙門  
咨內稱兩月所運之糧石不及月支十之一  
二連人連馬十二三萬餓腹憑何充塞又稱  
遼城居民全靠村屯車運糧草入城買用間  
有買糧食者皆被軍士槍買屯車益不入城  
居民無所得食兵馬滿屋饑寒切身必有先  
軍士脫巾而起者勢誠岌岌矣夫積之海蓋  
者非乏需之遼城甚殷非有十鍾難致之勞  
何至二脯不登之窘大都遼人慣習陳倫故  
智凡開放月糧利于折色不利于本色以折  
色則尅減易而本色則抽扣難也本年二月  
遼撫周永春有急請多餉一疏內稱守巡各  
道召買米豆草束之數迄五閱月完未及半  
且有不及十分之一者維時

皇上已切責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怠緩至悞  
軍機矣何積習猶然未破直至今日勢窮事



迫乃始請辦牛車汲西江以潤涸鮒得乎所  
據兩道之請車以二萬三千計人夫與牛各  
以四萬六千計統計牛車所費金錢共一百  
十二萬有奇無論費無所出卽隨請隨給而  
牛車能卒辦否十一月分急湏糧草能待未  
辦之牛車運給否各道以措處之艱踟躕不  
卽早計萬一臨敵缺乏誰任其咎也伏乞

嚴勅該道及管糧同知通判等官刻期趨運或撥  
馬驟馱載或僦民車裝運務先足一日支放  
而所湏牛車則另行置辦若仍藉口折色怠  
忽愆期以致米豆騰踴每斗值銀一錢六七  
分則軍受加餉之名而不沾加餉之惠誰司  
軍實而令至是餉司與各道俱奪俸同知以  
下等官俱聽經畧勒取供狀立案必不至失  
悞軍機而後得免于三尺督撫地方官亦應  
身任其責早爲區處毋徒聽各道府廳優游  
悞事庶積玩可起也若督餉侍郎李長庚旣  
任輸芻輓粟之司當圖士飽馬騰之效如山



海關及芝蔴灣一帶何處當舍舟從陸何處當舍陸從舟此非可從文移中摸索也昔劉晏爲轉運使驅馬陝郊歷河陽鞏洛涉榮都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一水不通願荷鍾先往一粒不運願負耒先趨其不恤身嘗類如此今應如經畧議速

勅餉臣卽日東行與督撫諸臣悉心料理凡道途之險易交卸之遠近水陸之煩省與夫何路當用牛車何路當用騾馬卽添設牛車處何路委應若干何路應減若干多懼糜財少虞阻運務求折衷至當以無悞公家事勿以運至遼界便可卸責也至若牛車百萬之費戶部尚書李汝華將取給于加派乎抑取給于撥括乎加派撥括不能濟則萬灶貔貅之衆旣宿飽無時而千里軸轡之資又束手無策能無仰給內帑乎欲請內帑竊恐守候于文華門無益卽拱立于思善門亦無益應如職前疏所云倡率舉朝臣工效



世朝議禮時跪哭左順門故事濟則君之靈也國之福也不濟則禡斥固其也戮辱亦榮也如是而轉圜無機然後可委之

皇上付之氣數不然恐臨敵缺乏之罪邊臣不任受之矣抑遼事固諸臣之責然孰非

皇上于遼患始未嘗不兢惕後漸遺忘也職卽以皇上之行事還而質之

皇上亦有不得其解者去歲當陷城失律之時爲僞功掩罪之計然猶

旨從中出

勅令戶兵兩部湊銀二十萬兩賫赴遼東從優犒賞方九月之天已作嚴寒軫恤今戍兵億萬遠者萬里近者亦數千里棄妻孥離鄉井當此之時積雪沒頸堅冰在鬚爲

皇上保此危疆四閱月以來奴賊不敢匹馬西向此其勞苦較去歲孰多而曾不能動

皇上惻然一念昔何以濫恩今何以屯澤也在京七十八衛所自指揮以及千百戶等官其先



世皆有勞績可紀故得世食公家餼而陵夷  
迄今鶉結不完鼠糧不給所恃者惟是區區  
月俸可以少延喘息耳

皇上不嘗以武俸之故嗔計部擅借金花乎武俸  
所用金花不及十分中之一及四月迄今歷  
過者已八月而給散杳然是不過借武俸之  
名以實內帑未嘗爲輦轂慮而恤饑寒也

皇上業已怠若事又何以責諸臣各恭乃事職願  
皇上以身率之也

○經畧熊廷弼不肖弼生長南鄙不習兵事屬當  
危迫勉效馳驅幸仗朝廷威靈羣公福庇得  
緩遼陽旦夕之危近日賊息似差緩而虎躍  
必蹲鷲繫先伏就中狡情正未可量也頃言  
者謂經畧宜限定兵數以便備餉又有謂當  
上方畧者然而難言之矣趙克國馳至金城  
度先零與罕开雖解讐結約終不能合故乘  
隙急繫先零以威罕开又度先零精兵僅七  
八千人分散饑餓且爲罕开所暴掠必破壞



故能計留屯田吏士若干人穀鹽芟藁若干  
費以待其敝而後方畧可上也時朝廷猶遣  
破羌强弩中郎三將軍降斬無筭始得罷屯  
振旅而還今賊初止有兵四萬得我三路甲  
馬配部落二萬又破降魚皮烏喇北關海東  
諸達子得兵三萬而降將李永芳等復收集  
我家丁數千人僅一北關爲罕开者又立被  
破陷而我之將帥又無有馬破羌强弩中郎  
三將軍者能破壞賊以壯我積怯在賊在我  
一無所把捉而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也  
今各鎮援兵旣不肯以精銳發來而收集殘  
卒又皆懼于逃障且善說賊威風以懼援兵  
新至者使皆畏遼如畏屠肆乃召募者又皆  
猾戎棍徒與市井傭賃之流銀差僉派之役  
實不成一軍樣發之總兵總兵不受發之將  
官將官不領發之各邊堡各邊堡不收且有  
收之而恐爲賊覬請再發兵以護新兵者此  
以遼守遼之明效大驗也通計鐵騎玄武强



兵各營召募二萬五千人豈不入見在兵數  
聞者豈不謂遼有兵八九萬人可暫支持而  
不知有兵如此雖再加十八萬亦復何益眼  
前文武將吏誰是辨賊之人誰爲對賊之手  
今所陳大畧雖非得策然度我力量不能遽  
作犁庭掃穴之事只合如此穩穩做去漸漸  
感去誠使得人精心理料如法施行三二年  
間因而困賊亦未可知而屢屢私試今日在  
事者心計手段無不裝裝件件令人愁絕恐

雖有所止授而臨時運用不來雖再加兵十  
八萬又何益故曰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  
也記初入國門時客有問用兵幾何者荅曰  
十二萬問者駭然今議又多三之一矣必有  
謂以徵調空省鎮以糧餉耗中原只顧遼東  
而不顧天下者根本之慮豈敢自後于人無  
柰賊實兇強我實喪怯分布設置何處可停  
何兵可減勢自不得不如此若如所定兵數  
遂能殄滅此賊以徼幸千萬分一亦度非今



日邊臣所能辦惟賴有國威廟筭在耳仰稟  
指揮可任翹切之至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遼餉急若燃  
眉計臣窘同露肘乞

聖明立俞所請因而申飭以共濟國危事竊惟遼  
事之需餉人而知急也內帑之請發亦人而  
知難也第使需餉僅十萬計則勉力措處猶  
可抑餉遼猶以歲月待則陸續補湊猶可計  
臣亦何苦焦唇敝舌數請于上而仰厭

天聽哉職近閱計臣疏云遼陽新舊援兵合十二  
萬有奇歲費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而調遣  
出關召募入衛續添給者猶不與焉則遼餉  
不貲已至此又閱經臣移戶部等衙門咨內  
稱引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  
用馬匹一日之用則枵腹待餉已至此方今  
那借搜括加派之後卽令劉晏持籌亦不能  
措處數百萬金便可從司府州縣措處得出  
亦不能一時並解遼左則勢不能不請帑惟



發帑可濟事耳職向有遼師失利一疏內規  
計臣云自帑金外未見作何補湊倘見餉不  
足了此役仍待彼時請帑之語計臣今卽爲  
職所料而計無復之矣屢疏上請反覆開議  
至不避諱忌其指利害亦旣無遺詞矣乃  
皇上繫吝於此堅不欲變職竊有要語以啟

宸衷夫富者積鏹貴其用也積而不用鏹何足貴  
得無亦土苴耶以土苴視鏹當不俟計臣再  
請翻然輕數百萬之出協勦軍需以救三韓  
子遺至仁也以保

祖宗疆宇至孝也以全元良股肱應求之誼至明  
也以享異日太平供億之饒至樂也其博換  
不旣大哉而更新降勅計臣曰大內得有此  
帑非由泉湧亦非有術點乃朝廷纖悉積之  
節儉留之者也爾部自遼失事之後輒逐日  
筭計隨方措處今亦不至束手仰屋矣計臣  
能不撫然自失乎職向疏云天下事難云不  
可講求只在計之預耳夫計臣之在今日未



雨旣失徹桑亡羊猶可補牢中流雖嗟失壺  
已病尚當蓄艾廷臣章滿公車建議幾盡利  
孔一擲百萬恐屬奢想不棄涓埃終成遠業  
故如鑄山煮海請權查羨等項凡隸職掌一  
切施行庶乎設處一分卽得一分之用不至  
東隅之失莫望桑榆之收其間有取用較多  
而起運較速者無如動支積穀贖鍰一議各  
府州縣倉穀所積頗多留一半助賑解一半  
餉遼且以免里甲出陳易新之累寬吏胥查  
盤看守之艱建議者殊爲有當亟行巡按省  
直御史按報冊截數貯銀在庫者見銀旣便  
卽糴穀上倉者變價亦易災傷郡邑固可減  
價出糴以救饑民量地遠近立限彙解來春  
遂可得數十萬之餉何難而不行乎至風聞  
太倉節慎等庫外解錢糧及援納事例弊竇  
業多人言肯清查之可得百萬餘卽今巡視  
御史左光斗發覺吏部書辦鄒誠侵匿納銀  
已見大都矣方職巡視該城八月間一據陳



圻呈稱婁文熙張學慎黃汝明等通同假印  
倒批侵隱解庫銀兩先經東廠審明者一據  
李初及沈敬俱首銀匠與節慎庫當該傾造  
假銀經發司坊官審明者由斯以談則假印  
假銀侵匿抵換其來已久亦已多矣計臣已  
於水衡拖欠立法稽查自宜於本部錢糧一  
槩清楚卽今清冊之造須屬專司磨勘雖立  
循環二簿更防內外扶同提以徹始徹終之  
精神行以無撓無阻之法紀於國計遼餉思  
過半矣故今日之餉裒多以益寡舍發帑再  
無急着合少以成多于各項莫憚尋求是在  
皇上與計臣耳說者曰猶有捐助一途可激可勸  
嗟夫京官捐俸幾何而職外者不必應敦義  
助金幾何而疏名者若罔聞夫急君之誼邈  
焉久矣

○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經臣拮  
据甚力內治共濟宜周懇乞

聖明亟舉當行緊着廷臣併力啻艱無覆再玩以